白氏長慶集/卷0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碑志序记表赞论衡书 凡十三首

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

天地间有粹灵气焉，万类皆得之，而人居多，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。盖是气凝为性，发为志，散为文。粹胜灵者，其文冲以恬。灵胜粹者，其文宣以秀。粹灵均者，其文蔚温雅渊，疏朗丽则，捡不扼，达不放，古常而不鄙，新奇而不怪。吾友居敬之文，其殆庶几乎？居敬姓元，名宗简，河南人。自举进士，历御史府、尚书郎，讫京亚尹，凡二十年，著格诗一百八十五、律诗五百九、赋述铭记书碣赞序七十五：总七百六十九章，合三十卷。长庆元年冬疾，弥留，将启手足，无他语，语其子途云：吾平生酷嗜诗，白乐天知我者。我殁，其遗文得乐天为之序，无恨矣。既而，途奉理命，号而告予。无几何，会予自中书舍人出牧杭州；岁余改右庶子，移疾东洛；明年，复刺苏州，四年间，三换官，往复奔命，不啻万里，席不遑暖，蚓笔砚乎？故所托文，久未果就。及刺苏州，又剧郡，治数月，政方暇，因发阅筐帙，睹居敬所著文。其间与予唱和者数十首，烛下讽读，憯侧久之，恍然疑居敬在傍，不知其一生一死也。遂援笔草序。序成，复视，涕与翰俱。悲且吟曰：黄壤讵知我，白头徒念君。唯将老年泪，一洒故人文。重曰：遗文三十轴，轴轴金玉声。龙门原上土，埋骨不埋名。呜呼！居敬！若职业之恭慎，居处之庄洁，操行之贞端，襟灵之旷淡，骨肉之敦爱，丘园之安乐，山水风月之趣，琴酒啸咏之态；与人久要，遇物多情：皆布在章句中，开卷而尽可知也、故不序。时宝历元年，冬十二月乙酉夕，在吴郡西园北斋东牖下作序。

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志铭 并序

夫人赞皇县君李氏，赵郡高邑人也。六代祖素立，安南都护。五代祖休烈，赵州刺史。高祖讳至远，天官侍郎。曾祖讳舍，国子司业。祖讳承。工部尚书、湖南观察使。考讳藩，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赠户部尚书。夫人讳娥，相国长女也，适河东裴君克谅，今为海州刺史。一子曰，左卫骑曹参军。一女适陇西李遂，遂为寿州录事参军。由此而上，得于国史、家谍云。夫人为相门女，邦君妻，不以华贵骄人；能用恭俭克己。抚下若子，敬夫如宾；

衣食之余，傍给五服亲族之饥寒者。又有余，散沾先代仆使之老病者。又有余，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，洗衣菲食，服勤礼法。礼法之外，讽释典，持真言，栖心空门，等观生死。故治家之日，欣然自适；捐馆之夕，恬然如归。宝历三年三月一日，疾终于海州官第。其岁十一月十四日，归祔于某所先茔。享年五十有四。夫人之从裴君也，历官九任，凡三十一年，族睦家肥，辅佐之力也。由此而上，得于裴君状云。夫源远者流长，根深者枝茂。噫！李氏之世禄世德，有所从来。矧相国端方廉雅，孝友忠肃，自从事彭城，登庸宰府，不以夷险而迁其道；宜乎居极位，享名贤也。夫人敬恭勤俭，柔顺慈惠，自女于室，妇于家，不以初终而怠其行；宜乎启封邑，光德门也。裴君修文达政，洁己爱人，自佐邑从军，连牧二郡，不以寒暑而易其心；宜乎荷百禄，号良二千石也。呜呼！非此父不生此女，非是夫不称是妻：斯所谓类以相从，合而具美者也。论撰表志，其可阙乎？铭曰：

高邑之祥，降于李氏。相门之庆，钟于女子。女子有行，归我裴君。君亦良士，宜贤夫人。夫人虽殁，风躅具存，勒名泉户，作范闺门。

如信大师功德幢记

有唐东都临坛开法大师，长庆四年二月十三日，终于圣善寺花严院，春秋七十有五，夏腊五十二。是月二十二日，移窆于龙门山之南岗。宝历元年某月某日，迁葬于奉先寺，祔其先师塔庙穴之上。不封不树，不庙不碑，不劳人，不伤财；唯立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幢，幢高若干尺，圜若干尺，六隅七层，上覆不承，佛仪在上，经咒在中，记赞在下：皆师所嘱累，门人奉遗志也。师姓康，号如信，襄城人。始成童，授《莲花经》于释岩。既具戒，学《四分律》于释晤。后传六祖心要于本院先师。《净名》、《楞伽》、《俱舍》、《百法》，经根论校，罔不通焉。由是禅与律交修，定与慧相养，蓄为道粹，揭为僧豪。自建中讫长庆，凡九迁大寺居，十补大德位，莅法会、主僧盟者二十二年。勤宣佛命，卒复祖业。若贵贱，若贤愚，若小中大乘人，游我门，绕我座，礼我足，如羽附风，如水会海。呜呼！非夫动为仪，言为法，心为道场［者］，则安能使化缘法众，悦随欣戴，一至于是耶？同学大德，继居本院者曰智如；弟子上首者曰严隐，暨归靖、藏周、常贲、怀嵩、圆恕、圆昭、贞操等若干人，聚谋幢事。琢刻既成，将师理命，请苏州刺史白居易为记。记既讫，因书二四句偈以赞云：师之度世，以定以慧。为医药师，救疗一切。师之阁维，不塔不祠。作功德幢，与众共之。

华严经社石记

有杭州龙兴寺僧南操，当长庆二年，请灵隐寺僧道峰，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

至《华藏世界品》，闻广博严净事。操欢喜发愿，愿于白黑众中，劝十万人，人转《华严经》一部。十万人又劝千人，人讽《华严经》一卷。每岁四季月，其众大聚会于是，摄之以社，齐之以斋。自二年夏，至今年秋，凡十有四斋。每斋，操捧香跪启于佛曰：愿我来世，生华藏世界，大香水海上，宝莲金轮中，毗卢遮那如来前，与十万人俱，斯足矣。又于众中募财，置良田千顷，岁取其利。永给斋用。予前牧杭州时，闻操发是愿。今牧苏州时，见操成是功。操自杭诣苏。凡三请于予曰：操八十一矣，朝夕迫尽；恐社与斋，来者不能继其志。乞为记诫，俾无废坠。予即十万人中一人也，宜乎志而赞之。噫！吾闻一毛之施，一饭之供，终不坏灭；况田千亩，斋四时，用不竭之征，备无穷之供乎？噫！吾闻一愿之力，一渴之功，终不坏灭；况十二部经，常出于百千人口乎？况十万部经，常入于百千人耳乎？吾知操徒，必果是愿。若经之句义，若经之功神，则存乎本传。若社人之姓名，若财施之名数，则列于别碑。斯石之文，但叙见愿，集来缘而已。宝历二年，九月二十五日，前苏州刺史白居易记。

吴郡诗石记

贞元初，韦应物为苏州牧，房孺复为杭州牧，皆豪人也。韦嗜诗，房嗜酒，每与宾友一醉一咏，其风流雅韵，多播于吴中，或目韦、房为诗酒仙。时予始年十四五，旅二郡，以幼贱不得与游宴，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。以当时心言，异日苏、杭、苟获一郡，足矣，及今自中书舍人，间领二州。去年脱杭印，今年佩苏印；既醉于彼，又吟于此：酣歌狂什，亦往往在人口中。则苏、杭之风景，韦、房之诗酒，兼有之矣；岂始愿及此哉？然二郡之物状人情，与囊时不异，前后相去三十七年，江山是而齿发非：又可嗟矣！韦在此州，歌诗甚多，有《郡宴》诗云：“兵卫森画戟，燕寝凝清香。”最为警策。今刻此篇于石，传贻将来。因以予《旬宴》一章，亦附于后。虽雅俗不类，各咏一时之志，偶书石背，且偿其初心焉。宝历元年，七月二十日苏州刺史白居易题。

吴兴灵鹤赞 事具《黄篆斋》中。

有鸟有鸟，从西北来，丹脑火缀，白翎雪开。辽水一去，缑山不回。噫吴兴郡，孰为来哉？宝历之初，三元四斋。天无微飙，地无纤埃；当白昼下，与紫云偕，三百六十，拂坛徘徊。上昭玄呪，下属仙才。谁其居之？太守姓崔。

钱唐溯石记

钱唐湖事，刺史要知者四条，具列如左。

钱唐湖一名上湖，周回三十里。北有石函，南有宽。凡放水溉田：每减一寸，

可溉十五余顷。每一复时，可溉五十余顷。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：一人立于田次，一人立于湖次，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，定日时，量尺寸，节限而放之。若岁旱，百姓请水，须令经州陈状，刺史自便押帖，所由即日与水；若待状入司，符下县，县帖乡，乡差所由，动经旬日，虽得水，而旱田苗无所及也。大抵此州春多雨，夏秋多旱，若堤防如法，蓄泄及时，即瀕湖千余顷田，无凶年矣。《州图经》云：湖水溉田五百余顷，谓系田也。今按水利所及，其公私田，不啻千余顷也。自钱唐至盐官界，应溉夹官河田，须放湖入河，从河入田，准盐铁使旧法，又须先量河水浅深，待溉田毕，却还本水尺寸。往往旱甚，即湖水不充。今年修筑湖堤，高加数尺，水亦随加，即不啻足矣，脱或不足，即更决临平湖，添注官河，又有余矣。虽非浇田时，若官河干浅，但放湖水添注，可以立通舟船。俗云：决放湖水，不利钱唐县官。县官多假他词，以惑刺史。或云鱼龙无所托，或云菱菱失其利。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？茭菱与稻粱之利孰多？断可知矣。又云放湖即郭内六井无水，亦妄也。且湖底高，井管低，湖中又有泉数十眼，湖耗则泉涌，虽尽竭湖水，而泉用有余；况前后放湖，终不至竭。而云井无水，谬矣！其郭中六井，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，甚利于人，与湖相通，中有阴窦，往往埋塞；亦宜数察而通理之，则虽大旱，而井水常足。湖中有无税田，约十数顷，湖浅则田出，湖深则田没。田户多与所由计会，盗泄湖水，以利私田。其石函、南宽、并诸小宽阔，非浇田时，并须封闭筑塞，数令巡检；小有漏泄，罪责所由，即无盗泄之弊矣，又若霖雨三日已上，即往往堤决。须所由巡守，预为之防。其宽之南，旧有缺岸，若水暴涨，即于缺岸泄之；又不减，兼于石函南笕泄之，防堤溃也。大约水去石函口一尺为限，过此须泄之。予在郡三年，仍岁逢旱；湖之利害，尽究其由，恐来者要知，故书于石，欲读者易晓，故不文其言。长庆四年，三月十日，杭州刺史白居易记。

苏州刺史谢上表

臣居易言：伏奉三月四日恩制，授臣使持节苏州诸军事、守苏州刺史。臣以其月二十九日发东都，今月五日到州，当日上讫。时当明盛，宠在藩条；抵命荷恩，以感以惧。臣某诚欢诚幸、顿首顿首。伏惟皇帝陛下：嗣膺历数，重造衰区；将致升平，在先政化；询求牧守，勤恤黎元。实陛下慎选惟良之秋，责成共理之日也。臣以微陋，早忝班行。前自中书舍人，出为杭州刺史，幸免败阙，实无政能；已蒙宠荣，入改宫相。今奉恩寄，又分郡符。奖饰具载于诏中，庆幸实生于望外。况当今国用，多出江南；江南诸州，苏最为大。兵数不少，税额至多；土虽沃而尚劳，人徒庶而未富。宜择循良之吏，委以

抚绥。岂臣琐劣之才，合当任使？然既奉成命，敢不誓心？必拟夕惕夙兴，焦心苦节，唯诏条是守，唯人瘼是求，谕陛下忧勤之心，布陛下慈和之泽。则亭育之下，疲人自当感恩；而岁时之间，微臣或希报政。尘读皇鉴，吐露赤诚；宠至空惊，恩深未答。无任惭惶恳激之至！谨差军事散将某乙、奉表陈谢以闻。臣某诚惶减恐，顿首顿首。谨言。

三教论衡

大和元年十月，皇帝降诞日，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，对御三教谈论。略录大端，不可具载。

第一座 秘书监、赐紫金鱼袋白居易。安国寺、

赐紫、引驾沙门义林。太清宫、赐紫、道士杨弘元。

序

中大夫、守秘书监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臣白居易言：谈论之先，多陈三教，赞场演说，以启谈端，伏料圣心，饱知此义；伏计圣听，饫闻此谈；臣故略而不言；唯序庆诞，赞休明而已。圣唐御区宇二百年，皇帝承祖宗十四叶，大和初岁，良月上旬：天人合应之期，元圣庆诞之日。虽古者有祥虹流月，瑞电绕枢；彼皆琐微，不足引谕。伏惟皇帝陛下：臣妾四夷，父母万姓，恭勤以修己，慈俭以养人；戎夏又安，朝野无事；特降明诏，式会嘉辰。开达四聪，阐扬三教。儒臣居易，学浅才微，谬列禁筵，猥登讲座，天颜咫尺，隕越于前。窃以释门义林法师，明大小乘，通内外学；灵山岭岫，苦海津梁，于大众中，能师子吼，所谓彼上人者，难为酬对。然臣稽先王典籍，假陛下威灵，发问既来，敢不响答？

僧问

义林法师所问：《毛诗》称六义，《论语》列四科。何者为四科？何者为六义？其名与数，请为备陈者。

对

孔门之徒三千，其贤者列为四科。《毛诗》之篇三百，其要者分为六义。六义者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此六义之数也。四科者：一曰德行，二曰言语，三曰政事，四曰文学。此四科之目也。在四科内，列十哲名：德行科，则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科，则有宰我、子贡。政事科，则有冉有、季路。文学科，则有子游、子夏。此十哲之名也。四科六义之名数，今已区别；四科六义之旨意，今合辨明。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，即言下晓然可见。何者？即如《毛诗》有六义，亦犹佛法之义例，有十二部分也。佛经千万卷，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。《毛诗》

三百篇，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。故以六义，可比十二部经。又如孔门之有四科，亦犹释门之有六度。六度者，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者，即檀波罗蜜、尸波罗蜜、屏提波罗蜜、毗梨那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。以唐言译之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是也。故以四科，可比六度。又如仲尼之有十哲，亦犹如来之有十大弟子，即迹叶、阿难、须菩提、舍利弗、迪德延、目乾连、阿那律、优波离、罗睺罗、［富楼那］是也。故以十哲，可比十大弟子。夫儒门、释教，虽名数则有异同；约义立宗，彼此亦无差别。所谓同出而异名，殊途而同归者也。所对若此，以为何如？更有所疑，即请重难。

难

法师所难：十哲四科，先标德行。然则曾参至孝；孝者、百行之先，何故曾参独不列于四科者？

对

曾参不列四科者，非为德行才业，不及诸人也；盖系于一时之事耳。请为始终言之。昔者仲尼有圣人之德，无圣人之位，栖栖应聘，七十余国。与时竟不偶，知道终不行，感凤位麟，慨然有吾已矣夫之叹。然后自卫反鲁，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修《春秋》，立一王之法，为万代之教。其次则叙十哲，伦四科，以垂示将来。当此之时，颜、闵、游、夏之徒，适在左右前后，目击指顾，列入四科。亦一时也，《孝经》云：“仲尼居，曾子侍。”此言仲尼闲居之时，曾参则多侍从。曾参至孝，不忍一日离其亲。及仲尼旅游历聘，自卫反鲁之时，曾参或归养于家，不从门人之列：伦拟之际，偶独见遗。由此明之，非曾参德行才业，不及诸门人也。所以不列四科者，盖一时之阙耳。因一时之阙，为万代之疑。从此辨之，可无疑矣。

问僧

儒书奥义，既已讨论。释典微言，亦宜发问。

问

《维摩经不可思议品》中云：“芥子纳须弥。”须弥至大至高，芥子至微至小；岂可芥子之内，人得须弥山乎？假如入得，云何得见？假如却出，云何得知？其义难明，请言要旨（僧答不录）。

难

法师所云：芥子纳须弥，是诸佛菩萨解脱神通之力所致也。敢问诸佛菩萨，以何因缘，证此解脱？修何智力，得此神通？必有所因，愿闻其说僧答不录。

问道士

儒典、佛经，讨论既毕；请回余论，移问道门。臣居易言：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，挹清净之风：儒素缁黄，鼎足列座，若不讲论玄义，将何启迪皇情？道门杨弘无法师，道心精微，真学奥秘，为仙列上首，与儒争衡。居易窃览道经，粗知玄理；欲有所问，冀垂发蒙。

问

《黄庭经》中有养气存神，长生久视之道。尝闻此语，未究其由。其义如何？请陈大略（道士答不录）。

难

法师所答，养气存神，长生久视之大略，则闻命矣。敢问“黄”者何义？“庭”者何物？“气”养何气？“神”存何神？谁为此经？谁得此道？将明事验，幸为指陈（道士答不录）。

道士问

法师所问：《孝经》云：“敬一人，则千万人悦。”其义如何者？

对

谨按：《孝经、广要道章》云：“敬者，礼之本也。敬其君，则臣悦；敬一人，则千万人悦。所敬者寡而悦者众，此之谓要道也。”夫敬者，谓忠敬尽礼之义也；悦者，谓悦怿欢心之义也。要道者，谓施少报多，简要之义也。如此之义明白，各见于经文。其间别有所疑，即请更难。

难

法师所难：云：凡敬一人，则合一人悦：敬二人，则合二人悦；何故敬一人而千万人悦？又问：所悦者何义？所敬者何人者？

对

《孝经》所云一人者，谓帝王也；王者无二，故曰一人，非谓臣下众庶中之一人也。若臣下敬一人，则一人悦；敬二人，则二人悦。若敬君上，虽一人，即千万人悦。何以明之？设如有人尽忠于国，尽敬于君：天下见之。何人不悦？岂止千万人乎？设如有人，不忠于国，不敬于君：天下见之，何人不怒？亦岂止千万人乎？然敬即礼也，礼即敬也。故《传》云：“见有礼于其君者，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。”如此，则岂独空悦乎？亦将事而养之也，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诛之如鹰鹯之逐乌雀也。如此，则岂独空不悦乎？亦将逐而诛之也。由此而言，则敬不敬之义，悦不悦之理，了然可见，复何疑哉？

退

臣伏准三殿谈论，承前旧例，朝臣因对扬之次，多自叙才能，及平生志业。臣素无志业，又乏才能；恐烦圣聪，不敢自叙。谨退。

沃洲山禅院记

沃洲山在剡县南三十里，禅院在沃洲山阳，天姥岑之阴；南对天台，而华顶赤城列焉。北对四明，而金庭石鼓介焉。西北有支遁岭，而养马坡、放鹤峰次焉。东南有石桥溪，溪出天台石桥，因名焉。其余卑岩小泉，如子孙之从父祖者，不可胜数。东南山水，越为首，刻为面，沃洲天姥为眉目。夫有非常之境，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。晋宋以来，因山洞开，厥初、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。次有高僧竺法潜、支遁林居焉。次又有乾、兴、渊、支、遁、开、威、蕴、崇、实、光、识、斐、藏、济、度、逞、印凡十八僧居焉。高士名人有戴逵、王洽、刘恢、许玄度、殷融、郄超、孙绰、桓彦表、王敬仁、何次道、王文度、谢长霞、袁彦伯、王蒙、卫玠、谢万石、蔡叔子、王羲之凡十八人，或游焉，或止焉。故道猷诗云：“连峰数千里，修林带平津。茅茨隐不见，鸡鸣知有人。”谢灵运诗云：“暝投判中宿，明登天姥岑。高高入云霓，还期安可寻？”盖人与山，相得于一时也。自齐至唐，兹山寝荒，灵境寂寥，罕有人游。故词人朱放诗云：“月在沃洲山上，人归剡县江边。”刘长卿诗云：“何人住沃洲？”此皆爱而不到者也。大和二年春，有头陀僧白寂然，来游兹山，见道猷支竺遗迹，泉石尽在，依依然如归故乡，恋不能去。时浙东廉使元相国闻之，始为卜筑。次廉使陆中丞知之，助其缮完。三年而禅院成，五年而佛事立。正殿若干间，斋堂若干间，僧舍若干间。夏腊之僧，岁不下八九十，安居游观之外，日与寂然讨论心要，振起禅风；白黑之徒，附而化者甚众。嗟乎！支竺殁而沸声寝，灵山废而法不作；后数百岁，而寂然继之，岂非时有待而化有缘耶？六年夏，寂然遣门徒僧常赞，自剡抵洛，持书与图，诣从叔乐天，乞为禅院记云。

昔道猷肇开兹山，后寂然嗣兴兹山，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。异乎哉！沃洲山与白氏，其世有缘乎？

修香山寺记

洛都四郊，山水之胜，龙门首焉。龙门十寺，观游之胜，香山首焉。香山之坏久矣。楼亭骞崩，佛僧暴露，士君子惜之，予亦惜之；佛弟子耻之，予亦耻之。顷予为庶子、宾客，分司东都时，性好闲游，灵迹胜概，靡不周览。每至兹寺，慨然有葺完之愿焉。迨今七八年，幸为山水主，是偿初心，复始愿之秋也。似有缘会，果成就之。噫！予早与故元相国微之，定交于生死之间，冥心于因果之际。去年秋，微之将薨，以墓志文见托。既而元氏之老，状其臧获与马绫帛泊银鞍玉带之物，价当六七十万，为谢文之蛰，来致于予，予念平生分，文不当辞，蛰不当纳。自秦抵洛，往返再三，讫不得已，乃回

施兹寺。因请悲智僧清闲主张之，命谨干将士复掌治之。始自寺前亭一所，登寺桥一所，连桥廊七间，次至石楼一所，连楼一所，廊六间，次东佛龛大屋十一间，次南宾院堂一所，大小屋共七间，凡支坏补缺，垒隤覆漏，圬墁之功必精，赭垩之饰必良；虽一日必葺，越三月而就。譬如长者坏宅，郁为导师化城。于是龛像无燥湿陊励之危，寺僧有经行宴坐之安，游者得息肩，观者得寓目。关塞之气色，龙潭之景象，香山之泉石，石楼之风月，与往来者耳目一时而新。士君子、佛弟子豁然如释憾刷耻之为者。清闲上人与予及微之，皆夙旧也，交情愿力，尽得知之。感往念来，欢且赞曰：凡此利益，皆名功德；而是功德，应归微之，必有以灭宿殃，荐冥福也。予应曰：呜呼！乘此功德，安知他劫，不与微之结后缘于兹土乎？因此行愿，安知他生不与微之复同游于兹寺乎？言及于斯，涟而涕下！唐大和六年，八月一日，河南尹、太原白居易记。

荐李晏、韦楚状

河南府

朝议大夫、前使持节海州诸军事、守海

州刺史、上柱国李晏

右前件官，比任海州刺史，被本道节度使配诸州税麦，一例加估征钱。晏频申论，恐损百姓。本使称用军事切，不得已而从之。及被入论，朝庭勘覆，责不闻奏。除替削阶，在法诚合举行，于晏即为独屈。况晏累为宰牧，皆著良能，清白公勤，颇闻于众。自经停罢，已涉三年，退居洛阳，穷饿至甚。身典三郡，家无一金；据此清廉，别堪优奖。又，建中初，李正己与纳连反，汴河阻绝，转输不通。晏先父洧，即正己堂弟，为徐州刺史。当叛乱之时，洧以一郡七城，归国效顺，弃一家百口，任贼诛夷；开运路之咽喉，断凶渠之右臂；遂使逆谋大挫，妖寇竟消。从此徐州埇桥，至今永为内地。如洧之子，实可念之！臣伏以情之忠功不可忘，晏之吏材不可弃。伏希圣念，量授一官。庶使廉吏忠臣闻之，有所激劝。

伊阙山平泉处上韦楚

右件人，隐居乐道，独行善身，敛迹市朝，息机名利。况家传簪组，兄在班行；而楚独栖山卧云，练气绝粒，滋味不接于口，尘埃不染其心：二十余年，不改其乐。志齐箕颖，节类颜原；搢绅之间，多所称叹。臣为尹正，合具荐论。虽飞鸿入冥，自忘饮啄；而白驹在谷，亦贵繁维。傥蒙置彼周行，魔之好爵；降羔雁之礼命，助鹓鹭之羽仪：足以厚贞退之风，遏躁进之俗。兹亦盛事，有神圣朝。

以前件如前。臣伏以念功振滞，前王之令猷；贡士推能，长吏之本职。
其李晏、韦楚，并居府界，不践公门。臣实谙知，辄敢论荐。有涉尘黩，无任兢惶。谨具奏闻，伏听敕旨。
大和六年，六月二十六日，河南尹臣白居易状奏

与刘苏州书

梦得阁下：前者在手札数幅，兼惠答《忆春草》、《报白君》已下五六章，发函披文，而后喜可知也。又覆视书中，有攘臂痛拳之戏，笑与扑会，甚乐甚乐！谁复知之，因有所云，续前言之戏耳，试为留听。仆与阁下在长安时，合所著诗数百首，题为《刘白唱和集》卷上、下。事具集解中。去年冬，梦得由礼部郎中、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。冰雪塞路，自秦徂吴。仆方守三川，得为东道主。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，朝觞夕咏，颇极平生之欢，各赋数篇，视草而别。岁月易得，行复周星，一住一来，忽又盈篋。诚知老丑冗长，为少年者所嗤。然吴苑、洛城，相去二三千里，舍此何以启齿而解颐哉？嗟乎！微之先我去矣，诗敌之勍者，非梦得而谁？前后怕答，彼此非一。彼虽无虚可击，此亦非利不行：但止交绥，未尝失律。然得隽之句，警策之篇，多因波唱此和中得之，他人未尝能发也。所以辄自爱重，今复编而次焉，以附前集。合前三卷，题此卷为“下”，迁前“下”为“中”，命曰《刘白吴洛寄和卷》。自大和六年冬，送梦得之任之作始。居易顿首。